

卷一

列傳卷第一百九

宋史三百五十

開禧國司上精國軍國軍書表之權國史領經事都總或賜脫等奉

勅

苗授子履

王君萬子瞻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劉仲武

曲珍

劉聞

郭成

賈崇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六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抗元
吳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
使王韶取鎮洮授為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羗雖敗
氣尚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
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羗復要於
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毋恐羗岬以百
且至行前者傳呼羗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餘又
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
遷西上閣門使兪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
功第一遂知軍事加四方館使 州刺史從燕達取

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

以果州團練使河原

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後非汝以
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為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
州副李憲討生羗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
雞朴羗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
授出右渭取定西蕩夷滅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
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
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谷也沒煙凡師行百日轉聞
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端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

錢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也後即止
師征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即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
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
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
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官復使殿前堯年六十
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後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器臣祇
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特巴官
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為西上閣
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一府率監峽州酒稅

元符初志澤其官以熙河蘭合而公幹知蘭州詔同

王賂取青唐與姚雄合兵討峽羌等羅結賂將李忠
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列陣
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羌估巢
穴殊死鬪梟將陳迪王身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
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劍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
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為二別將高永年率所
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
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既而
阿章叛詔履與神朴過河討焉辭以兵少朴遂留履

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奉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其傳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寧遠人以殿侍為秦鳳指揮使王韶開邊青唐大首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為獵者逐禽至其居稍和親狎與同獵乘間搗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積功得閣門祇候王師定武勝首領藥廝逋邀劫于圍貢物帥師討焉君萬出南山履險畧地卷潜伏山谷門心一騎躍出捕之將及君萬亟側身

避之回首奮擊斬以徇其衆

藥廝逋也復破北關南屯功最多擢熙河路鈐轄進

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賜絹五百洮西羌叛圍河

州君萬請於王韶以為南撒宗城小而堅疆勇所聚

若併兵破之圍當自解韶用其計圍果解累官客省

使為副總管坐貨結糴錢數萬緡為轉運使孫迴所

糾賤秩一等討西山鐵城有功復故官職君萬怨孫

迴使番官木丹訟之鞠于秦隴又貶為鳳翔鈐轄籍

家貲償通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享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

四百八十一字
練使元符中知河州熙帥鍾傳以冒白草原賞殺沾
子秦紹轉運使張詢諭諸將得自首贍具伏詐增首
級因說詢云青唐人有叛贍征意可取也詢信之即
具奏言已令贍結約起兵哲宗與輔臣罪其狂妄專
輒亟罷詢而命孫迴究實獄上奪贍十一官猶令領
州贍欲以功贖過乃密書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
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
川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管王愍統軍而以贍副贍
為前鋒渡河先下隴朱黑城忌愍奪其功給之曰晨
金軍乃發愍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愍過

至以事訴於路

路亦怒顓以兵柄付愍而留贍屯邈川宗哥酋舍欽
脚求內附贍遣裨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
羌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贍與愍
交訟又訴路指畫相違惇主贍而不直路曰首謀者
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路河南罷愍統制以
胡宗回為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戍將惟心牟欽檀
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溪巴溫之子隴
撥入守始孫路乞先全邈川及河南北諸城然後進
師贍怨路因言青唐不煩大兵可下而路逗遛失機

四百一
會暨宗回至乃云夏人謀攻魏川當為守備青唐未
可取宗回責其反覆日夜督出師遣使威以軍法且
聲言欲使王愍伐將贍懼急進攻隴拶及心牟等皆
出降贍入據其城詔建為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
防禦使知州事黃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為路
鈴轄贍縱所部剽殺羗衆携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
復青唐其在山南者先發贍遣將李賓領二千騎掩
襲心牟以下自守西城與羗鬪賓踰南山入保敦谷
討蕩羗戰敗奔北四山皆空贍戮心牟等九人悉捕
斬城中羗積紉如山初贍諷諸番籍勝兵者涅其臂

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噫贍聽之去遂噫集

外叛以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

復姚雄來援圍始解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

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於是轉運使李諫奏希甫劾

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牟欽種以滅口

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塞責詔貶右

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之不已熙河又奏青唐

諸挾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謝一

方詔配昌化軍行至穰縣而縊崇寧初蔡京入相錢

適訟贍功及王厚平鄧廓於是追贈保平軍節度觀

三百九十一
察留後除其子珏通事令入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主原州截原砦招羗首
水令通等十七族萬一千帳為廣南走馬承受公事
當儂寇之後二年四詣闕陳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
陽修薦其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
為邊患捕誅之脩復薦守約可任將帥為定州路駐
泊都監徙秦鳳居職六年括生羗隱土千頃以募射
手築碛石堡甘谷城策功家多夏人萬騎來寇守約
適巡邊與之遇不解鞍簡兵五百逆戰衆寡不侔勢
小卻夏人張兩翼來守約挺身立陣前自節金鼓發

疆弩殪其酋敵遂退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
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德忠勤效
順恐不宜侵逼因請名古渭為軍以根本隴右帝從
之建為通遠軍加通事舍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羗
兵駐通遠河州羗率衆三萬屯于敦波欲復舊地守
約度洮水擊破之取窖粟食軍羗老弱畜產走南山
左右欲邀之云可獲萬萬守約曰彼非敢迎戰逃死
耳輒出者斬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
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人
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募家族頗很難制

四百八十一
搖動種落勒兵討擒之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師境上
擄取不置居數日械以來斬於市後征靈武至清遠
軍言於高遵裕曰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
出直搏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
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累十日糧疾馳三日
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
掠不聽果以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不錄
進為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
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
涇水善暴城每春必增治隄堰費不貲適歲饑罷其

後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歉歲勞民甚於河患吾且
徐圖之河神祠故在南壩禱而遷諸北以殺河怒一
夕雷雨明日河徙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以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召還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
惠愛可紀神宗嘗謂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姚
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時稱知人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為府州巡檢
韓琦薦其材加閣門祗候麟府駐泊都監熙寧討夏
國文郁敗之吐渾河其將香崖夜遣使以劍為信欲
舉衆降言之日而至與偕行衆情忽變譟以出文郁

擊之追奔二十里據險大戰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謂吏士曰前追疆敵後背天險韓信驅市人且破趙况爾曹皆百戰驍勇邪士感奮進擊夏人大潰降其衆二千遷通事舍人夏人踰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塗長城坂盡奪所掠而還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青崖群議不一其為朕言之對曰此乃致敵上策恨未能多爾並邊生羗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而攻外夷也帝於是決意招納多獲其用知文郁善左射并招其子弟闕肄殿庭文郁九廢八中詔官其二子知鎮戎德順軍預定洮河遷左驥

驥副使知麟州夏衆踐稼襲敗之部使者劾為生事奪郡印未幾為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羗戶萬餘遷路鈴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閤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掃營去擢東上閤門使知蘭州謀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臯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為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祖美歸京師永清以

蔭後仕宰相龐籍言其忠勇加閤門祗候押時服賜
夏國至宥州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遷通事舍
人渭州鈐轄渭兵勁而陳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
帥蔡挺嘉其整圖上之詔推於諸道知德順軍夏衆
入寇擊擒其酋呂效忠又募勇士夜馳百里擣賊巢
穴斬首三百級俘數千人獲橐駝甲馬萬計城中無
知者並皆禁地三百里盜耕不可禁永清拓籍數千
頃置射士二千聲聞敵廷降者引入帳下待之不疑
多得其死力徙秦鳳鈐轄河北沁邊安撫副使知代
州契丹無名求地朝廷命韓縝分畫永清貳焉入對

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顧行固遣之復上
章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固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為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閤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為諸族巡檢父懷忠官
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及玉爵招之
懷忠毀印斬使洎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
賜以名為軍北巡檢擊破夏右樞密院党移賞糧數
萬衆於順寧夏人圍大順城紹能為軍鋒毀其柵至
奈王川邀擊於長城嶺熙寧中又敗夏人於破囉川
皆策功最累遷洛苑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焉

制內屬者不與漢官齒至是悉如之仍以其子襲故職元豐西討召詣闕神宗訪以計對曰師旅遠征儲侍不繼為大患若俟西成後因糧深入乃可以得志帝以為然命統兩軍進討紹能世世邊將為敵所忌每設疑以間之帝獨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策多忠勇第一此必夏人畏忌為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嘗坐議遠對按驗卒無實守邊圍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直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閤門祇候熙寧中同

提點河北刑獄改沁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度者光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襄往兵刃四合然語唯在用襄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襄食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矣吳克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子昌白刃取後約則事未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真定鈐轄

四百八十八
徒梓夔渝獠叛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
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
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
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
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
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敍其險從黔兵先登襲賊賊舍
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
其功第一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
雞宗闕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
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

皆為遁遂會中正于茂瀘夷乞弟殺王宣詔從韓存
寶討之軍于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
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
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
俾兼領邊事聽韻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
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家本綏州徙西河浩務學通兵法以父
定蔭從軍破濃智高韓絳城囉兀領兵戰賞保嶺川
殺大首領訛革多移斬首千三百餘級積官供備庫
副使廣西都監哀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三百九十六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
於南江引兵由三路屯鎮江入叙州討舒光貴破盈
口柵下天府會于洽州入懿州蠻酋田元猛元喆合
結於拒官軍浩分兵擊之殺結於降元猛元喆遂城
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惇上其功謂不當與他
將比擢引進副使熙河鈐轄李憲討山後羗浩將右
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羗乞嗟輕騎突敵帳俘其酋
冷籍朴李密撒誠三千遷東上閣門使為副總管知
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遷引進
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

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尾并連立
功復之哲宗即位拜忠州防禦使捧日天武都指揮
使馬軍都虞候進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永興環
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濮州鄆城人選隸散直為德順軍指揮
使凡五年數扞敵被重創十餘知軍事劉蕪濟以元
平敗沒執送京師并遣其家斌慰安調護為寓金帛
他所密告蕪濟勿以家為恤平究既伸蕪濟獲免家
賴以全定川之後將曹煇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
戰且行與俱免狄青南征使部騎兵為前鋒青駐賓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李琳

字四百五十八
州十日以怠寇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疲於險利在
遠戰即日度關鏖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騎血戰繞
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宗拊勞
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蠻事乞留
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議者謂交
州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
曰卿質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進帶御器
械渭部饑帥王廣淵命吏賑給斌曰救之無術是殺
之耳廣淵以委斌斌擇地營居養視有法所活以萬
數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

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步騎三千進討方
暑晝夜趣兵至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或
曰奈何背龍江邪笑曰是所以生也因示弱驕之蠻
果大至斌選將迎敵戒以遇之則走誘至平坂列八
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蠻登嶺望見始大驚斌
分騎翼其旁自被甲步出為衆士先殊死戰蠻大敗
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
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
管歷永興軍路召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至步軍都
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為將以恩信

四百令八介
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
憚不敢發或巧為詳報啓蒙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
無事士大夫稱之子詵以蔭為河北副將累官至右
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
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在雄
十年頗能偵敵童貫攻燕召詵計事悅之分麾下兵
俾以副統制從种師道軍于白溝旬有二日而退追
兵至北風大雨雹師不能視契丹以背盟譴責薄暮
始得還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劾詵規候不實
貶濠州團練副使銷州安置詵始與取燕之謀見事

勇浸異則又以為不宜取故平燕肆赦獨不得還後

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
補官數從軍累轉禮賓使為涇原將夏人謀犯天聖
砦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仲武
諜得的期乞緩分屯帥不樂但留一將及仲武軍如
期而敵至力戰却之遷皇城使熙河都監復湟川進
東上閣門使知河州吐蕃趙懷德狼阿章眾數萬叛
命仲武相持數日潛遣二將領千騎扣其營戒曰彼
出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二將還羗果追之遇伏大

字三百九十一
敗斬首三千級復西寧州未幾懷德阿章降累進客
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
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
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之貸其罰以為西寧都
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
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或退伏巢穴可乘其便但
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緩急要預辦耳若稟命待
報慮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為
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墾與
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璫至邊賜

覆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卿
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
悉命以官錫閣門祇候仲武知西寧州徙渭州召為
龍神衛都指揮使復出熙州秦州遷步軍副都指揮
使熙帥劉法死又以熙渭都統制攝之歷拜徐州觀
察使保靜軍承宣使瀘川軍節度使以老提舉明道
官再起為熙州卒于官年七十三贈檢校以保謚曰
威肅子錡別有傳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寶元康定間夏人數
入寇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敵不敢犯於是曲氏以

材武長雄邊關珍好馳馬武劍嘗與叔父出塞游獵
 猝遇夏人陷其圍中馳擊大呼衆披靡得出顧叔不
 至復持短兵還決鬪遂俱脫秦鳳都鈐轄劉温潤奇
 其材一日出寶劍令曰能射一錢於百步外者與之
 諸少年百發不能中珍後至一矢破之從温潤城古
 渭與羗戰先登陷陳為綏德城監押提孤軍拒寇斬
 其大酋加閣門祗候有功洪西遷內殿崇班郭達趙
 高南征為第一將進自右江撫接廣原三州十二縣
 降偽守已下百六十人老稚三萬六千口是行也功
 最諸將遷西染院使得疾輿還京帥神宗遣使臨問

少間令入對珍念二帥不和睦上問必及之言之必
 形曲直將何以對乃以餘疾未平為辭帝復使獎勞
 賜之弓劍鞍勒命有司蠲其鄉徭賦擢鄜延鈐轄進
 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
 樂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羗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後珍
 將追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
 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
 退慶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
 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

禧曰城中井深泉啻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于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繼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涇原號四十萬珍搏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八百人解其圍進東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九珍善撫士卒得其死力雖不知書而忠朴好義本於天性劉闡字靜叔青州比海人以拳力為軍校從延州軍

出塞遇敵矢貫左耳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壘欲登賊以曲戟鈎其甲聞裂之而墜議者欲穿地道入闡曰穴地積土賊且知之城瀕河者晝囊土而夜投諸河宜無知者彥博以為然穴成闡持短兵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闡自河東為掎角至鐵冶溝夏人大集衆懼闡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隄防墊急聞請郡守開青楊道口以

字四百个
殺水怒莫敢任其責聞躬往澹梁水退冀人賴之以
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郭成字信之德順中安堡人也從軍得供奉官王師
趨靈武成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哆隘至城下有
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成
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成
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綦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
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夏
平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
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

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通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
禦夜涇原餘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
成獨當合流之後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
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既沒廉訪使
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忠報國有功
于民宜載祀典榜其廟曰仁勇云子浩紹興中為西
邊大將至節度使

賈崑字民瞻開封人少時善騎射喟然歎曰大丈夫
生世要當自奮揚名顯親可也遂起家從戎神宗選
材武以為內殿承制慶州為原堡都監林廣討瀘夷

三百八十二个
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西夏兵於明堂川累功轉
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麟州神堂砦
甚急嵩以數百騎往援令其下曰國家無事時不惜
厚祿養汝輩正以待一旦之用耳今力維不敵吾誓
以死報衆感厲即循屈野河行且五里據北攔坡嶺
上一矢殪其首衆駭潰哲宗嘉歎賜以袍帶知皇城
使威州刺史遷路鈐轄嵩在兵間二十年有智略能
拊御士卒所鄉輒勝時以良將入對留擢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步軍都虞候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
二贈雄州防禦使

孫東字元作高州鄆陽人初隸皇城司御龍籍補供
奉官為利文州都巡撫使邊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
校至反遺之物東乃去整惡其貪暴無已密募死
士時其來林華樂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荆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重兵鎮守又破蠻於大
田歲中三遷往於萬衆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
兵才五百人情大恐整伏其半於托口旁戒曰須吾
旦度金斗崖舉幟則譟而前及旦率其半縛艘建
旗鼓泝流急趨賊望見大笑幟舉伏發前後合擊人
人殊死關蠻騰踐江中殺獲不可計為廣西鈐轄

坐殺降擒責監江州酒稅復為涇原真定京東環慶
鈐轄整泚軍嚴明哲宗嘗訪於輔臣召之對擢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為小校隸劉昌祚
至靈州遇敵中矢拔鏃復戰以功賜金帶從征安南
次富良江諸將猶豫未進蘊褰裳先濟衆隨之蠻酋
走使巫被髮登崖為厭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軍謹
譟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
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破夏人於大吳神流堆宥
州監軍引鐵騎數千趨松林堡蘊謀知之頓兵長城

嶺以待戒諸部曰賊遠來氣盛少休必困困而擊之
必捷果以勝歸夏人寇順寧蘊置伏陜中約聞呼則
起俘斬數百十人獲馬械甚衆累遷皇城使榮州刺
史成州團練使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
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
官輒力辭不敢受人以為賢卒年七十三贈感德軍
節度使謚曰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神宗閱衛士挽
彊中的且偉其貌補拱洛庫副使為河州巡檢夏悉
寇蘭州恩搏戰城下中兩矢拔去復鬪意氣彌厲遷

三百九十五
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
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
服羞扣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送與語一夕羗引去哲
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爲
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契丹使來詔陪謝
使者問聞涇原有王騎將得無是乎應曰然射三發
皆中使以下相視皆歎息出爲涇原副都總管并護
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羗天都十餘壘羗圍
平夏諸校欲出戰恩曰賊傾國遠寇難以爭鋒宜以
全制其敵彼野無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敗乃先行

萬人設伏羗既退師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禦使
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二萬三千頃分弓箭士耕
屯爲三十一部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
恩曰古有之備籍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
急難用天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
對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
使嘗汰禁卒數十人樞密請命都承旨覆視恩言朝
廷選三帥付以軍政今去數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
他無可爲者帝立爲罷之睠顧甚寵賜居宅又賜城
西地爲園囿屬疾以檢校司徒致仕薨年六十二贈

開府儀同三司

楊應詢字仲謀章惠皇后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
霸州塘灤之間地沮洳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
詢增隄防為長衢濬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為河北
沿邊安撫使徽宗以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為契丹所
憚欲增為千人或恐生事應詢曰吾欲備他盜彼安
能禁我卒增之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契丹以姻
婭為言遣使乞還之不得擁兵並塞中外恟疑應詢
曰是特為虛聲嚇我耳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
風自戢明年果還兵復遣其相臣蕭保先牛溫舒來

請詔應詢逆于境既至帝遣問所以來應詢對願固
守前議尋兼高陽關路鈐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
契丹謂略執平民有詔使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
因其求而遂與之是示以怯也不與遂質我民固索
之應詢以違詔貶秩再遷洋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
觀館契丹使當賜柑而貢未至有司代以他物使不
受應詢以言折之乃下拜復為定州真定大名副都
總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以勇敢應募從王韶取熙
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謂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

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陰獨身潛往漬衣泉中賊覺
隆且鬪且行得歸持衣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又從李
憲破西市師討兇章外河諸羗皆以兵應之隆率衆
先至斧其橋兇章失援乃成擒爲涇原將戰平夏川
功最多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
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
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召詣闕微
宗慰勞之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論燕雲事隆
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

謝責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寧州充隴右都護羗家
信服十二種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帥劉法西討隆
以竒兵襲羗羗潰城震武遷温州防禦使龍神衛捧
日天武都指揮使仍爲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
潼軍節度使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論曰有國家者不可志武備故高祖以馬上得天下
而猶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歎然所貴爲將領者非
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爲主智以爲本勇以爲用
及其成功雖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昔授
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

文郁撫納香嗟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
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表嚴明斌浩之善戰品恩
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
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
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瞻
狡謫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謫死亦宜也洗首取燕終
變其說既黜旋復為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
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于賞蓋甘分而辭榮
有士君子之行為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列傳卷第一百九

列傳卷第一百十

宋史三百五十一

開禧儀司上柱國監國書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脫等奉

勅修

趙挺之

張商英 九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達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
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
守貪墨不時給卒怒諫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

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
衆即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
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
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
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
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
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
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
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
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

令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
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
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
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徙之拜御史中丞
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
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
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
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
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

見帝默思咎微盡除京諸靈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
所爲一如卿言亦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
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
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挐不鮮兵民肝腦塗地
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
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
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
負氣傲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
酋辟知南川縣童惇經制夔夷押侮郡縣吏無敢與

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
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
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
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權監
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
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
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
奉世庇傅州失入囚因據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
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
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直知諫院商英以塔玉瀉之所業示之直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請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政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度詞有老僧歆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

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勅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卽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車博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押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

此博燾交惡商英欲助博求所以傾燾者陽翟民蓋
氏養子漸先爲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訴
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遞執政及詣御史府
干燾如家與蓋女爲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
外郎既與漸交關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爲
江淮發運副使入樞工部侍郎遷中書令人謝表歷
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
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
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爲褒美尋拜尚書右
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

逢君御史以爲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
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
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
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脩
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
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爲
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
書右樞射京以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
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以旱彗星中天是夕
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爲

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楊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名賞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度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論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患

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睨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凡與語言往來事覺鞫于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寃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警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况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古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朴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為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貸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竹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為人後者為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穎王為皇太子神宗即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曰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

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為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盡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世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輿論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官未級久之為太學錄太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道除左

司諫時方寃蔡卞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引淮南尺布斗粟之謹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王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為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中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判定而以起居舍人為編修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逵次骨而逵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紼鑄錢獄辭及正夫時使

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為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衮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衮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為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為時用而使與伶官雜處名以是得無為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問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

字四百八十八
五保
巧東歸詔有與至內殿長子阜民掖入坐從容及燕
雲車白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
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
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書
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
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
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
性吝嗇惟恐不足於財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
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

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微猷閣待制
仁壽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
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會輦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
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
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
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
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
淮甸號彊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
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才異入
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

索居邊遠不能去拊柁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柁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爲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爲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爲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爲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

三年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入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築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閔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商

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
台州執中起遷人石恢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必
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恢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罷
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特
爲從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違其請爲申五日
期用提舉脩哲宗史紀息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白
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
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甚賜寬告他
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傅
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曰

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以
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息禮恐
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重
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
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贊
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即幸
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
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

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
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
訛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
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後
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政
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
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敗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
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
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
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

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
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
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持權
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
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
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
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
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
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
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
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
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
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
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宿
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
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

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
進位太保自陳無功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
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
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
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渭理其父確功
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子脩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于金
後遣事劉豫晚得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
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寘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

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爲大
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
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
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
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
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
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
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
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
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

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
蓄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
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
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
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
進士不第蓋博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
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
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舐排正
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

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顯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黃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慝殯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睽睽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歛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

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
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紆憂顧柰何欲私所善
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
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
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
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
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
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

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
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
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
見汴隄一角墊陷乞脩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
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
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群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
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
三柅置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刺
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
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

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寃訴自歸無過之地
 彰先朝之失刑希合文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
 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係而
 為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
 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
 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為何哉將
 於哲廟表泛為平詞至宣和太后之前則銜寃負
 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
 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
 求之敝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
 所建白既死京為誣其墓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
 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
 劉逵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
 官入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
 崇寧中連擢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
 戶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
 書侍郎逵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
 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
 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惇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逵與趙

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茂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為邪黨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縱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邵顯謨閣直學士攄用

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為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闌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為翰林學士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為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迓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

能加責而反為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
 及辭遼使摠附奏求還送築夏入城柵摠答語復不
 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
 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允饗餼祖
 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
 既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新州尋召為開封尹大駟
 負賈錢久不償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
 之摠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
 決也摠曰今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為表裏者退
 鞠之得省吏主名實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摠與御史

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摠請
 悉焚蕩以安反側叅稱為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
 摠實為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鞠獄明允加秩二等改
 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
 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
 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摠當傳姓名不識甄盜字帝笑
 曰卿誤邪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
 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
 起為越州求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又
 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鉅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有

宋史卷之...

宋史卷之...

卷之...

林珍馬

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據曰此當不遠或
 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為
 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
 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
 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
 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
 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
 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為廣親睦
 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

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
 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
 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緩
 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
 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為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
 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
 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
 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為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
 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
 裁師仁預為計度一日而舉數十萬轉聘迄成外間

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
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
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
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
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柘鄉縣民訟皆
決于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
召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徃湜怒他日行縣閱理
文書欲翻致其罪既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
君員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察

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皇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
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息寬疲民
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闈寺母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
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
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徃秦州逮治既行拜
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
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
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王
繼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
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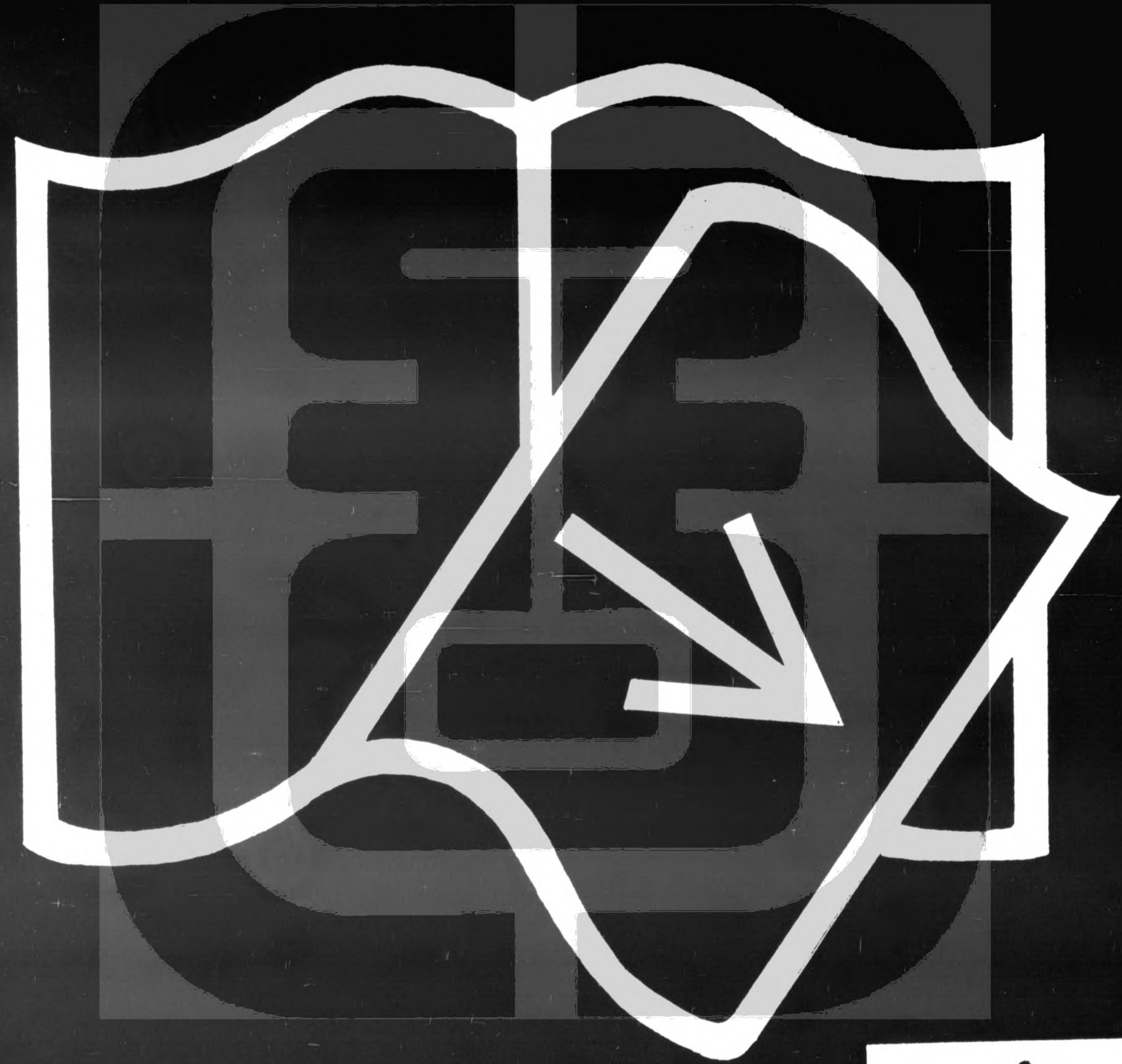
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辨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薤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薤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

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祭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

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未諤劉逵林據者皆是也康
國遠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
據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
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三路將帥力爲申理十
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博之言乎

列傳卷第一百十



原件短缺

卷352~卷356

卷一